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二十

明 賀復徵 編

書十六

答柳子厚書 唐劉禹錫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亹亹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

戲予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絫予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𣁊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以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予之衡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予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

索居三歲理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

答李生第二書　皇甫湜

湜白生之書詞甚多志氣甚横流論説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恡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不可通理矣而

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邪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差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謂奇矣豈礙理

傷聖乎如龍戰於野其血玄黄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邪將識分有所至極邪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强為所庶幾遂仇嫉之邪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宫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之質者乎披薜茘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

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

不是文章邪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為説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説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

未有駱賓王一字已駡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休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唐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令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為名秉生殺之機

制善敗之略獨在閤下閤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冦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廷之威刼之俾諸將懼而前鬭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捽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用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

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旨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梗概其旨於閤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後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勑旨事無巨細行而後聞

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為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
快者於內為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出絹
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為丞相之人
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為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
牛高會潛授緣邊諸將以實期又陽以三期給賊令辯
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
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制變
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

懿則捨其鋭而趨其虛緩以撓之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勲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茍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羣寇之心歸六萬人之志矣使賊不為則已為則必決死於一戰以延其命願閤下無事廹速慎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

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功何不成書不可盡尋當面策

上門下裴相公書 元稹

昔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妄庸語及章句則固竊聞閣下以文皇初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上為至戒矣今陛下當晉武平吴之後閣下即周

公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郊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餘沴朿身之欵未堅則閣下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之於高枕擊鍾之逸乎且夫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饑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稹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為人也堅辨清淨號為名流及其為相也構致羣材使棟梁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愛吝是以秉政不累月閣下

自外寮為起居郎韋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邑幕為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為雜端密勿建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簡州勛及稹等抜於疑礙置之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己之巨敵引協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姦無蹊隧而政有根本矣及山東沴作上以兵事咨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兼善精微之士素熟於心胸而泛駕乘桴之才未嘗校量於左右也比於閤下令日

之雄材大畧為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嚴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内偹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抜嗚呼方鮑叔之功斯不細矣昨者閤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内緼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抜吕蒙為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令殊勲既建王化方行亦常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愚思之欲人之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援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為前行以臺言

之自察院轉殿院茍不如是則怨矣茍能如是何恩哉
何謂援拯而竭誠某又不敢移之於他人借如小生之
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
者乎向使元和之一年為拾遺二年為補闕不三四年
為員外又三四年為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
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其類黎肝瀝膽同廝養之
用力亦難哉及夫為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茍有
舒其胝攣置之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吝心髓於和扁

邪是猶黿鼉之有泉鳥鳥之有林何嘗媿於水木苟或縶而籠之鏁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啾顧慕以報之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窒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為抵忌對上以河南縣尉非貶官為説乎向非裴兵部一一明之則某終老於窮賤固其宜也倘閣下復二三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命以周

知其巢穴矣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策於
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令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閤
下之才略而猶跼足帖脅私自憐愛其志力哉況當今
陛下在宥四海與人為天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授隨
才任能之柄於閤下閤下若能蕩滌痕累洞開嫌疑棄
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餒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
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陛下咸與惟新之懷次
有以廣閤下好善救人之道從使千百年間謂閤下與

裴兵部為交相短長亦足為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

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

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

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

安有救裴寰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

行漁汗之條目則盡難某雖至愚未敢然也某自十年

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朋舊尚不敢陳盡其情豈不知干

宰相有不測之罪邪熟自計之與其瘴死蠻夷自題不

遇之牓比夫塵穢尊重伏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

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

與史館韓侍郎書 元稹

侍郎退之足下稹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即故

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年隱於衛之青巖山採訪

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

拜之適值禄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

其奏禄山還至衛縣遣太守鄭遵意詣山致命輟行信

宿以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禄山反狀潛兆慮不得脫乃偽瘖其口復隱青巖踰年而禄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强斬首來徇既而甄生噤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禄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因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標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至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慙拜之

受汚者莫不俯伏仰嘆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懦者之所不為蓋怫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夫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鵷為鷺世變則為虵為豕為獍為梟十恒八九焉若甄生晃弁不加於其身禄養不進於其口於天實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

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葢萬一焉稹嘗讀注記鈌而未書謹備所聞葢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師崔太傅皆爲歌詩以美賢者之有後且序平生之本末云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穡節用以給足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隣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覊於吏職稹聞風既久因

與之游逢每寃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寃詣京師告訴於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瘦言簡行孤得不為驕閽之所排訶則權力者疑誕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事者辱與稹游願得所寃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邪然而誚笑之暇幸垂察焉

叙詩寄樂天書　元稹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横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邑將某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為帥名為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

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閣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剥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馬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内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之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隤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宫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

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為外諸翁深賜憐奬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

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復僻嬾人事常有閒暇閒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躬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

心力壯時常在閒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襍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㫖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摹像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

有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為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筐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

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遇未遭可為之事性與不慧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徼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貘虵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塵蜘蛛蛒蜂之類皆能鑽噬肌膚使人瘡痏夏多陰霪秋為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夫何以僕之命不厚

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復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事之驗耶但恐一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己之誚是用悉所為文留織箱笥比夫格奕樗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奕樗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

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令亦寫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受吹嘘之術於鄭先生病嬾不就令在閒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内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與微之書　白居易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濶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攣乖

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為之謂之柰何
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
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際不
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
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
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起坐闇風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
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

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内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游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絶第一愛

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為牆垣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録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

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蹔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與劉蘇州書　白居易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

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為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有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為少年者所嗤然吳宛洛城相去二三千里舍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

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贈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輙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與田將軍書獨孤郁

天下賞將軍之勛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黄金印者數四廟祖於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為好官將軍之勛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大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悦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況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為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為天子秦皇以為丞相任事

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為秦擒韓信為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為天子漢裂土封王於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吕氏之誅彼二子可為巧於為人拙於為身故二子始有周召勲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令上封足下為公為王為十萬户侯傳子襲孫居為夔為龍出為桓為文且令召公無不悦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游宦者辛勤數十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二三萬數從僕

不過一二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況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為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能鑽其胸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堯讓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受呉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鞅起種以繫奪

其位雖受説而歸相讓澤沛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葢審

理必然令某來非縱横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

又豈欲騁口衒世且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周文彬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二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書十七

上澤潞劉司徒書 唐杜牧

令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

面横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簇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絶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况席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蟠趙伏用齋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借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趙一摇燕一呼争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令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

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録躐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令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因天子着老刼良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贖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令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撃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東縈太原排飛孤援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

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寛信義知機便多美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將號禄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頼齊然後得禄仕入卧内第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令者

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令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令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之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紙事暨乎

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才高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符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冤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

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呉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於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

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上李中丞書 杜牧

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卧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戸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徇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

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己默默成戚守日待月兾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蒙奬飾敢以惡文連進几案特遇釆録更不因人許可指教實為師資接遇之禮過等詢問之辭悉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濟不知沉困之在己不知升騰之在人都門帶酒笑别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常事雖為遠宦適足自寛某世業儒學自高曽至於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

顓固不能通經於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即歸廊廟宰制在手或因時事召置堂下坐之與語此時迴顧諸生必期不辱恩獎令者志尚未泯齒髮猶壯敢布指顧一罄肝膽無任感激血誠之至某恐懼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

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梁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以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

憒憹而不曉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𤣥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吕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髙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髙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髙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𤣥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冑戰死儀草廢武后召𤣥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

吐蕃强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
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
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
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毆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
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
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
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
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

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説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内學館玄宗

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駡張守珪不斬安禄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南司徒𦋺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稭此蜀亦叛吳亦叛它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强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

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拔取沉滯各還其官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冦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効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

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於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雁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胶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

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與池州李使君書　杜牧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温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

濶畧疏易輕傲而忽下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讒諂可以進取知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己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者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親形勢絜絜小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況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

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懐以自曉白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於為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為不謬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為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

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況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為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為天子廷臣不為甚賤不為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之勤足以為學自強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為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温慎此才之可惜也年四十為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為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

僕以為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績業光於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為注疏之罪僕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于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為師安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為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汩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

國者成敗興廢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控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長短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算於忽微然後能為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為師耳既糸之於上古復酌之於見聞乃能為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為博士耳此蓋滯於

所見不知適變名為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討論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事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冀受足下之教于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

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
俊胸臆間不以悁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脫
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牧再拜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
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
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令兵之下者莫若刺
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

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令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傅於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

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删而取之列於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横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縱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令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于西方是

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樕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牧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

歷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輙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踈愚怠墮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寤而至於治平不寤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以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

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説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令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謂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

食某物第宜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説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上不説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近者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

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之幸驪山為犬戎
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宫驪山而禄山亂
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
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
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
令可行也令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
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
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

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閤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閤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扑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扑也閤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某承閤下之厚愛冀於一時資閤下之知以進尺寸能

不為閤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令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効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閤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讃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答莊克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强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赫華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海潛泉横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

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㫖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

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令與足下並生令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茍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與高錫望書 孫樵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録尚不能當班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

獨意語横潤嘗序義復罔及樂武事其説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輙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髪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邪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録非為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没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汩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

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邪韓吏部亦未知史法邪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葩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邪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

得視史令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令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黒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盧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與賈希逸書　孫樵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曰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抉而不已櫝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僻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跡不粒矣孟子述子車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

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禄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乎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持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王霖秀才書　孫樵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六千言推之大易參之玄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潤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壼則非樵所敢與知旣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邪抑以背時戾衆且欲哺粕啜醨以其苟

合耶何自待則淺而狥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虵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

足未及東郭目以極西郭耶樵嘗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令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與友人論文書 孫樵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濶者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深然後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

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徹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令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澁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為工摘俚語以為奇秦漢以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令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摩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薫

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闢齘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為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為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黄金注者昬邪顧頑朴無所知曉然嘗得為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二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二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書十八

上李諫議書 唐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某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蕙

之類棼翗而棼翗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目幾能於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時哉一失其類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輙假所喻願賜終説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爵

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輳味則有椒桂梅醯醢鹽之品在吾總庶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偽雜鬻循户而唱祈其售者偽十九馬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為也梅醯之質類而苦酸不為也鹽醢之質類而醝鹹不為也皆具而不為滋一

旦集而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總是之力以成於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遂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偽惑君之智足以區物才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醯醢之具必越海逾嶺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令閤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偽而清悟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頋因左右者召稍延於前獲進所語幸甚

伏惟降察不宣謹再拜

與孺顔上人書　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為梯進之級必慮過意幸聽畢説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别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産自窘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虚日故能饒且吾

之業㨑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匠居之人又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饑亞之愱學為黄金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襲饑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亞之頓首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覿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奥大不宜為宂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

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襃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為已而已亦祈以為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虆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

某氏某氏可以為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黙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黙黙已已不復咨難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幾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邪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八郎之友誰

最善絢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為薦託之詞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為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為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

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塲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與曹主求尉於虢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

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牧會令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不為升斗汲汲疲瘁低儽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怗息不敢驚張常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始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拊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究搜

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鄆為我指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於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令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爛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

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邪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

文不愛攈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貫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令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曽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强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强拂其窮惟閤下可望輙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羮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離會

則序之值巾罍則銘之簡散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楊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近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

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差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

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茍以六籍為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為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春秋為史足矣

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氷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喻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

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叙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自謂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邪書載帝庸作歌臯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邪屬辭比

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邪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邪法言曰往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邪太玄之辭也況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邪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

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知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耳大凡解人之説不敢避墉援膚爪而自矜於堂奥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昵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近而後罰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

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
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
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
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
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
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
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
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

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聖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横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辭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

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時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冑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已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兹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重與陸賓虞書 劉軻

别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絶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泝洞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茍未能忘情恐不酸鼻出涕為吾友之思邪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脱

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顔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為首出豈不多耶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體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已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為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為顔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

以予不食太宰為不知味者也

上宰相書　劉蛻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嘆泣之不同故當時則嘆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恥聞之不在其位則恥不能言之其為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不忍棄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驟可以負戈殳彊勁莊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既而信不見任智不見謀周游而晚歸風雨

相半苦其精力良時不集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反鄉里白頭無事或有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為人皆有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蜕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豫計嘆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聞雖然閣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以使後時泣歌恥累君子幸甚太玄曰當時則貴已用則賤其不可後也

已矣當今巖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苟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蛻也不知其所以得罪也

投知己書　劉蛻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事今為導衛羽儀金革乎勇衆之器今為節奏和聲射宮蓬蒿幽燕少年恥蹈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漢既治世詩書禮樂皆已逸墜求亡書者故冬官考工開

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退贊拜定茅絶之中而令河洛塜壁圖書編修登降俯仰不倒步序便蕃之儀莫過乎當時優游之學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材力既以相譽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為之妖言東漢為之黨禁公道畏忌相顧而野死令布衣匹夫得歌王公大人之盛德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夫之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為疑扶之不以為黨無私之道莫過乎當時譽能之心莫過乎閣下嗚呼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

斯為閤下惜有其人有其時而閤下茍不留意屬念斯為來世弔蛻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過遇當時之人書成而嘗樂乎其時出車蒲於道路而才高於蛻忌蛻侵已才下於蛻畏蛻擅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空為來世弔已矣乎不意得與閤下不為異世同乎文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閤下者乎則其人未死口能言手能書門下見之復用何禮以接之既接之復用何詞以譽

之礜之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德有知已居窮守道死且不朽復何事哉

江南論飲酒禮書 劉蛻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破折尊盂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不過於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誅不順鄰里日起紛爭固當

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為王侯化陶漁為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興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耆老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擎跽稽首于髠褐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肴不敢近妾婦者其于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公大人無慚髠褐乎髠褐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即其奉髠褐能

速化其耕稼陶漁者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資者不由髡褐授昭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斃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修其器服戒將事而隳綮者時訓習之毋使每歲臨事而隳綮其容幸甚幸甚蜕再拜

諭江陵耆老書 劉蜕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

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饗其仇謂者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慓悍世能復其仇讐其后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獲死亡者乎如厚其饋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强有其饋而奪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

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寖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讐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媿耳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摇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

相混真僞相辨令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某必咲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葢僞者繁而真者寡况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耶所以某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為此也令幸因執事稍垂眄睞以不倫衆輩故得竭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令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强之惟艱不能戮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没世每欲奮廓埃壒破開濤浪聳翼雲漢垂

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用洗滌他腸昧旦調甘旨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嘿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為唐一閒人而家世清風祇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蘧篨戚施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岐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

之道悵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敏古多識試與指其要路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奭袄安文祏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梃

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盧壽𡢃剝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葢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以板築自固彼之待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遊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待衞者乎復俾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

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無且二賊盜壽春陷潁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太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

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令將軍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横擁士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援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茍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令其時也無使蹣韓之醫

與王駕評詩書　司空圖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

類而后神躍而色揚令之贄藝者反是若即醫而蘄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為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甚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貫達大歴十數公抑又其次馬力掠而氣孱乃市都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

厥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撑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

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鹾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澁方可置才亦為體之

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二十二